

名家
书坊

坚净居
忆往

启 功

坚净居
忆往

启
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净居忆往 / 启功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名家书坊)

ISBN 978-7-5399-9483-3

I. ①坚… II. ①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1183 号

书 名 坚净居忆往

著 者 启 功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史誉遐 王娜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83-3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往事丝缕

- 003 我的几位恩师
- 021 我和荣宝斋
- 023 “上大学”
- 030 陈垣先生教我教书
- 033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 039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
- 042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 060 仁者永怀无尽意
——回向赵朴初先生
- 064 哲人·痴人
- 068 忆先师吴镜汀先生
- 070 谈谈李叔同先生的为人与绘画
- 078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 098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龙坡翁
- 101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 109 我教古典文学“唐宋段”的失败
114 钟敬文先生的做人和治学
118 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

论画与书

- 133 唐末到宋初的几位山水画家
137 柳宗元文三次不幸遭遇
139 李唐、马远、夏圭
144 杆儿
147 谈《韩熙载夜宴图》
159 记《楸亭图咏》卷
165 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
171 斜阳暮
174 望江南
177 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185 池塘春草、敕勒牛羊
189 苏诗中两疑字

192	坡词曲解
195	漫谈学习书法
198	金石书画漫谈
212	我心目中的郑板桥
218	恽南田的书髓文心 ——记恽南田赠王石谷杂书册
226	玩物而不丧志
230	谈诗书画的关系
240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精品复制品展览观后感言

往事丝缕

我的几位恩师

我和荣宝斋

“上大学”

陈垣先生教我教书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仁者永怀无尽意

哲人·痴人

忆先师吴镜汀先生

谈谈李叔同先生的为人与绘画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平生风义兼师友

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我教古典文学“唐宋段”的失败

钟敬文先生的做人和治学

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

我的几位恩师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 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功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做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

谷那样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如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又名金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肇祥做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做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

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边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草几笔,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匪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

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中立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宽，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做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它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去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的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做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

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得“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畲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穀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得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

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功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的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误认为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致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

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吴老师后来精神就有点错乱。据说吴老师有一位女学生,他很爱她。后来这个女学生出国留学去了,吴老师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其实这位女学生不出国,估计也不会嫁给吴老师,因为她属于新派人物。吴老师家原是开药店的,哥哥吴念贻又是有名的老中医,想尽办法给他治,最后不得不送到精神病院,后来终于治好了。解放后,提倡现实主义,吴老师响应号召,也到各地去写生,画的风格有所变化,不久因病故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花重金从海外收购回他一大卷山水,这是他平生最好的作品之一,此卷由我出资,由香港《名家翰墨》出版。我现在还常常对着它把玩不已,一方

面欣赏他高超的画艺，一方面缅怀他对我的教诲。我还保留了他与我合作的一幅扇面，这更是永久的纪念。

戴姜福 戴姜福先生字绥之，江苏人，别号“山枝”，其意是影射自己为戴南山的支派。戴南山名名世，明末人，著名学者，清初因“文字狱”被杀。可见戴先生的家学渊源。他自己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学者，如前所述，他是我曾祖任江苏学政时选出的拔贡。所谓拔贡指各地科举考试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清乾隆以后每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由各府学从生员中挑选，名额很少，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戴老师被我曾祖选为拔贡后，也照例入京参加考试。那一年参与阅卷的是著名学者李慈铭（越缦），他的《越缦堂日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记载了很多读书的方法和心得。这些日记曾被人借阅，有一部分找不到了，后在琉璃厂发现了十一本，我买到了其中的前几本，后来古籍书店把这十一本全复印出版。李慈铭在当时享誉学林，连翁同龢去见他也要在帖子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越缦先生”。但他最初不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后才反过来参加朝考，考前到处托人——不是托人帮助考中，他对考中充满信心，而是托人考中后千万别把他归入翰林一档，而要“归班”，继续任他的御史官，因为任翰林的那些官员，甚至他们的上级都是他的后辈，再向他们揖让敬礼，实在尴尬。也就是说，他参加考试并不是为了升迁，而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戴老师在他的门下考中举人，此事在《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可见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前辈学者。但他从没把举人的头衔看得太重，始终以拔贡为荣，逢人作自我介绍时，总说自己是某某年的江苏拔贡。

前清时，戴老师很早就从政界退下来，以教书为生。他曾做过赵尔丰的秘书。辛亥革命时，赵尔丰在四川被杀，戴老师一家便从成都逃了出来，由重庆坐船东下，在滟滩堆不幸翻船，戴师母遇难。

后来戴老师娶了戴师母的一个丫环做小太太,照顾他的生活,她死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戴老师故去有很长时间,我们几个学生照例去吊唁过她。

戴老师到北京后,先在北洋政府下设的“评政院”任职,评政院本是挂名衙门,没什么实际事可做。北伐后,评政院被解散,戴老师只好去教家馆。定好星期几,他先到东单的赵家,再到礼士胡同的曹家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赵家即赵尔丰的儿子赵叔彦,戴老师教的是赵叔彦的儿子赵守俨,后来他成为中华书局的栋梁之材。曹家也是大家族,世代都是中医国手。老先生叫曹蓼一(君直),是西太后由苏州请到北京的名医,专门给西太后看病。他也是我曾祖做江苏学政时的门生,算是我家的世交,跟我的祖父交谊深厚,情如兄弟。他有几个儿子,七爷叫曹元森(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曹七先生),也是数一数二的中医国手。他的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能文、能诗、能画。戴老师就教他们的儿子曹岳峻。曹岳峻当时已经工作了,挂了很多职位,都是他父亲给当时的总统、军阀、达官贵人看好病后赏的挂名差事,他也用不着正式上班,有时间继续跟戴老师学习。我也在这里跟着戴老师念书,算是“附学”。那时我虽然已上了汇文中学,而且快毕业了,但更有兴趣的是下午四点跑到礼士胡同曹家随戴老师学古文,那时,曹岳峻已经下课,戴老师留下再单独教我一会儿。

戴老师既重视基础教育,又很善于因材施教,他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从‘五经’念起,已经不行了,还是重点学‘四书’和古文吧。至于‘五经’,你可以看一遍,点一过,我给你讲讲大概就可以了。”于是我把《诗》《书》《礼》《易》《春秋》加上《左传》都点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至于古文,老师让我准备了一套《古文辞类纂》,让我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

止,一直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又用同样的办法读了一部《文选》。经过这番努力,我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好了古文基础。后来老师又让我买了一套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为什么单买这套呢?这自有他的眼光和见识。二十二子的第一子是《老子》,浙江书局的《老子》用的是王弼的注,而不是河上公的注。读了王弼的注我才知道他的很多观点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从而能把两家打通,懂得法家往往要从读《老子》、治老学开始,并明白《史记》把老子 and 韩非子放在同一传内是有内在原因的。这就是戴老师的高明之处,选择的教材都大有学问,入门的门径选得好,就能事半功倍。戴老师不赞成程朱理学那一套说教,我记得有一回他给我出的作文题目是“孔孟言道而不言理”,这题目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为了让我写好文章,老师从头给我讲孔孟的学说怎样,程朱的学说又怎样,又着重指出,程朱一派原来叫道学,后来才标举理学,为的是强调他们好像掌握了真理,我听了以后大受启发。后来,我一直对程朱理学持反对态度,前几年还写了几篇持这种观点的文章,这些见解都是从戴老师那里接受过来的。戴老师对《墨子》也不感兴趣。《墨子》中有《备城门》等篇,文辞十分艰深,老师说,这几篇点点就算了,其意是不主张我接受墨派的观点,他宁肯同意韩非,也不同意墨子,学术观点非常鲜明,而且颇具个性。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在传统思想中是受排斥的,但戴老师却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还有一个事例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点《古文辞类纂》时,戴老师有意抽出柳宗元的《封建论》让我先行点读,当时我还体会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学术思想。说来也巧,几十年后,“四人帮”在搞评法批儒时,也大举标榜这篇文章,说它代表了法家思想,好像只有他们才了解这篇文章的价值,殊不知戴老师很早以前就非常注重它,只不过戴老师强调的是学术,而“四